



佛经故事选

佛 经 故 事 选

罗秉芬 黄布凡
谢后芳 剧宗林 耿予方 选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南昌

目 录

浅谈佛经故事 (1)

上 辑

战马拉磨	(11)
瞎子、医生和仙人	(11)
乌鸦与猫头鹰	(14)
狐狸笑痴	(16)
我所鸟	(16)
傻瓜吃盐	(17)
自愿挨打	(17)
见水不喝	(18)
杀儿凑挑子	(18)
认人为兄	(19)
山民偷衣	(20)
只要第三层楼	(20)
婆罗门杀子	(21)
爱发脾气的人	(22)
杀向导祭神	(23)
迅速长大的药	(23)
甘汁灌甘蔗	(24)
半文钱	(24)
上楼磨刀	(25)

水里做记号	(25)
以千两补百两	(26)
杀子求子	(27)
卖沈水	(28)
种熟胡麻籽	(28)
学国王眨眼	(29)
换鼻子	(29)
烧粗布衣	(30)
牧羊人受骗	(30)
毛驴与陶器	(31)
偷金子	(32)
砍树取果	(32)
送水	(33)
宝箱镜	(34)
挖仙人眼	(34)
杀群牛	(35)
饮木槽水	(35)
用稻谷抹墙	(36)
秃子求医	(36)
二鬼争物	(37)
看驼皮	(37)
半张饼充饥	(38)
守门奴	(38)
偷牛贼	(39)
学鸳鸯鸣	(40)

仙人答疑	(40)
一仆五主	(41)
歌女唱歌	(42)
一师二徒	(42)
蛇头与蛇尾	(43)
愿剃王须	(43)
索取“无物”	(44)
踩富翁嘴	(45)
二子分财	(45)
水底捞金	(46)
梵天弟子造物	(47)
病人吃野鸡	(48)
歌女著戏衣	(48)
室有恶鬼	(49)
五百欢喜丸	(50)
口诵驾船法	(52)
夫妇吃饼	(53)
害人害己	(54)
效祖急餐	(54)
尝菴婆罗果	(55)
为妻丧目	(56)
吃米割嘴	(56)
诈言马死	(57)
持空浴罐	(57)
驼缸俱失	(58)

空思王女	(58)
公驴挤奶	(59)
独自早行	(60)
为王负凳	(60)
违医灌药	(61)
兽仙不分	(61)
愚人种田	(62)
月蚀打狗	(63)
挖眼防疼	(63)
砍头取挡	(64)
群贼分赃	(64)
猴子捡豆	(65)
金鼠狼	(65)
贫人欲富	(66)
小儿得欢喜丸	(66)
代人捉熊	(67)
摩尼水窦	(67)
错怪雌鸽	(68)
毁目避役	(69)
毡金俱失	(69)
小儿杀龟	(70)
热锅取环	(70)
双头鸟	(73)
花环师与乌龟	(75)
半块毛布	(76)

鹦鹉灭火	(77)
捕鸟师	(78)
仆人分那	(79)
在牛身上攒奶	(81)
鞭背	(81)
瞎子摸象	(82)
木偶戏	(83)
池中影	(85)
猫食	(86)
织毡公	(87)
瓮中影	(88)
金戒指	(90)
木匠与画师	(91)
恶雨	(92)
群龟	(93)
马为啥不贪吃	(94)
钟磬得宝	(95)
祸母	(96)
婢羊相斗	(97)
壶中人	(98)
表里不一	(100)
杀羊祭树神	(100)
打鬼	(102)
吉利鸟	(103)
吃天供	(104)

伐毒树	(105)
众生为何减少	(106)
死关难逃	(107)

下 辑

释迦佛的童年	(109)
须达建造精舍	(112)
帝释天战胜非天	(123)
长者救子	(125)
四姓害子	(126)
相扑	(131)
难陀	(132)
那伽斯那辩倒难陀王	(135)
摩诃罗学祝辞	(138)
身香	(143)
莲花夫人	(146)
龙王与国王	(149)
野鸡和野猫	(151)
老婆罗门辨明奸诈	(158)
婆罗门国师	(161)
儿子除粪	(163)
慈童女的梦	(166)
象护	(170)
三归依	(171)
弃老国	(173)

不合理的法律	(178)
罗刹鬼	(180)
大意倒海	(186)
檀弥离	(190)
善往彼岸	(194)
长寿王	(199)
十奢王	(205)
善求和恶求	(208)
月光国王	(209)
盖事国王	(216)
国王断案	(220)
啄木鸟和狮子	(225)
孔雀王	(228)
猕猴王	(229)
神猴救人	(234)
猴王救同类	(238)
猴王劝国王	(242)
虬龙与猕猴	(243)
八足狮子救国王	(247)
尸毗国王救鸽	(249)
白香象	(252)
鹿王	(254)
鹿母	(256)
花斑鹿	(262)
兔子舍身待客	(269)

大象舍身救人	(273)
摩诃萨陀舍身饲虎	(276)
忠义的大雁	(279)
如意珠	(284)
太子须大拏	(301)
后记	(322)

浅谈佛经故事

耿予方

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佛教是释迦牟尼创立的，已经有了二千五百多年历史。因此，佛教不仅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相当广阔的土地上，有相当多的虔诚信徒，直接联系着广大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而且直到今天，在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锡金、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日本、朝鲜、蒙古等国家，佛教仍然支配着不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有的国家甚至还把佛教奉为国教。在我国，除了汉族以外，也还有蒙古、藏、纳西、怒、羌、裕固、土、锡伯、门巴、珞巴等少数民族的部分群众仍然笃信佛教。

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以后，一直得到历代封建王朝各种方式的提倡和扶植。例如，汉明帝曾派专人到西域访求佛道，请到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用白马驮着佛像、佛经共返洛阳，皇帝还特地为他们建立了白马寺。南朝的

梁武帝本来崇奉道教，可是在即位的第三年（公元504年的4月8日）却宣布改信佛教。隋文帝命令全国各州建立佛塔，并从开皇初年到仁寿末年，建造了金、铜、檀香、夹纻、牙、石等大小佛像16580躯、修治原有佛像1508940躯。元朝专门设立了管理佛教的国家机构，任命佛教著名人物为国师、帝师，封赐给寺院大量土地。在清朝，据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礼部统计，各省官建大寺六千零七十三处、小寺六千四百零九处，私建大寺八千四百五十八处、小寺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二处，共有男僧一十一万零二百九十二人、女尼八千六百一十五人。到清代末年，全国僧尼达到八十多人，以至煊赫一时的慈禧太后也自称“老佛爷”。由此可见，两千年来，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

历代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为了更广泛地传播佛教，都特别重视佛经的作用。他们一方面邀请中外译师，大量翻译佛教鼻祖释迦牟尼及其他高僧的原著，作为金科玉律；另一方面又支持中国的佛教学者写作新的佛教论述，力图使外来佛教中国化，以便于佛教在中国更好地扎根生长。因此，到唐朝开元年代，佛教经典译著便达到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加之以后的不断增加，

就形成了举世闻名的汉文《大藏经》。另外，在藏族佛教学者努力下形成的藏文《大藏经》，内容也极为丰富：叫做《甘珠尔》的佛语部，有书一千一百零八种；叫做《丹珠尔》的论说部，有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这些佛经内容包罗万象，不仅讲述了佛教本身的事情，而且涉及到古代印度的社会历史、各阶层生活、民族关系、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哲学、心理学、道德规范、科技、医药、天文历算、语言文字、绘画、雕塑等一切方面，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学术界之所以对佛经有浓厚的研究兴趣，道理就在这里。

一切宗教宣传家，几乎都有一种共同的本领，就是善于利用浅显易懂的、有趣的故事形式，特别是善于把民间原有的故事加以改编，换上自己的观点，讲述深奥、神秘、干巴的宗教教义，借以达到吸引群众、扩大宣传效果的目的。佛教的《大藏经》、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无不如此。

佛经故事是佛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独立成篇、语言生动、情节感人、形象鲜明、故事曲折、生活气息浓厚，因而也象其它文学作品一样，在广大群众中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一些国家文学艺术的发展。就拿我国的一

些古典作品来说，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写作技巧、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明显地受到佛经故事的影响。例如小说《西游记》中的主人公唐僧，显然是以世尊佛为模特儿创造的一个人物形象，小说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等的形象，显然是根据佛弟子的种种传说刻画的；小说中白骨精、牛魔王、犀牛怪等的行为，显然和佛经中罗刹鬼、阎王爷的所作所为同出一辙；小说中的天宫仙境和魔窟惨刑，也和佛经故事中对极乐园和地狱城的描写一模一样。至于佛经词语在汉族语言中的一些说法，诸如“龙王龙宫”、“天堂”、“地狱”、“投胎”，等等，谁也不否认都是沿袭佛经故事的说法而来。当然，这种文化上的互相交流、互相借鉴，并不等于照抄照搬，仍然具有各民族自身的艺术风格和地方特色。这是勿须多说的。

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十分重视佛经故事的价值，不但指出印度佛教思想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而且出资印刷了《百喻经》，并评价说：“常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我们已将鲁迅先生推荐的大部分佛经寓言故事选译进这个集子里，请读者品尝这些故事的奥妙。

佛经故事涉及面十分广泛。从故事发生的地域

看，上至人们想象中的天界，下至茫茫大海，横及四面八方的许多国家；从故事描写的人物看，除了古印度社会存在过的国王、王后、妃子、太子、公主、大臣、刹地利、婆罗门、高僧、修道士、长者、猎人、渔夫、花匠、相师、奴隶、农民、屠夫等以外，还有鬼神系统的帝释天、阎王、龙王、天神、仙女，以及动物王国的大象、老虎、鹿、猴、兔、熊、狐狸、大龟、摩竭鱼、孔雀、大雁、鹰、鸽、啄木鸟、猫头鹰，等等。从故事议论的事情看，有学法修道的佛教本事，有法王暴君的国政处理，有待人接物的日常生活，有善行与恶行、正直与诡诈的矛盾冲突，有想象中神佛仙妖的奇闻怪事，也有对现实生活中真人真事的褒贬评论。从故事的体裁看，有短小精悍的小品，也有叙说详尽的长篇，有散文与诗歌间杂的说唱体，也有讲理与叙事交错的论说体。从故事的来源看，除绝大部分取材于印度民间的神话、传说、寓言、童话和故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佛祖及高僧因事而发的新作。

佛经故事既然出自佛教权威之口，写自佛教学者之手，自然就经过他们的精心选择与有意取舍。毋庸讳言，佛经著述者写故事的主要用意，是为了宣传佛教教义与戒律。因此，佛经故事就必然同民

间故事显著不同，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凡是故事里的“正面形象”，都成为佛陀菩萨天神的化身；凡是故事里的“反面形象”，都列入“恶魔”、“外道”、“愚人”一边。并且通过他们的言论、行动，告诉读者佛教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主张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造成一套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所以，我们读读这些佛经故事，也可以窥视历史的一个侧面，对佛教精神生活的一个大致轮廓有所了解，借以开阔自己的思路和视野。

佛经故事既然产生于古代印度社会，绝大部分又是印度民间故事的变体，那么，它就很自然地吸收了古代印度许多好的神话和寓言，带有印度文学的一些特色。而古代印度的神话和寓言，正如以研究印度文化著称的季羨林教授所说：“印度人民是十分富于幻想力的。从很古的时代起，他们就创造了不少富有幻想又有教育意义的神话、寓言和童话。在神话创造方面，他们不亚于古代希腊人，而在寓言和童话的创造方面，则在希腊人之上。”（见《五卷书》汉译本的《序》）从这个意义上讲，读读佛经故事，也是了解印度神话、寓言故事的一种方法，并从这个比较特殊的文学品种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文学养料，学习一些新的文学知识。

佛经的许多神话、寓言故事，随着佛经的大量

汉译和藏译，早已为中国各族人民所熟悉，早已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精神财富。

寓言本来就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的总结，反映人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以能给人以很深刻的启示。而佛经中的寓言故事虽然讽喻的是古代印度奴隶社会中的人和事，但面对现实社会中的某些不良现象，仍然不失其教育意义。例如，读了《学国王眨眼》、《踩富翁嘴》等寓言故事，谁都会联想到那些趋炎附势、阿谀奉承者可笑可恶可鄙的丑恶嘴脸；读了《蛇头与蛇尾》、《口诵驾船法》等寓言故事，谁都会联想到那些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之辈是何等愚蠢；读了《瞎子摸象》、《瞎子、医生和仙人》等寓言故事，谁都会联想到那些思想僵化、自以为高明的主观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读了《爱发脾气的人》、《偷牛贼》等寓言故事，谁都会联想到那些睁着眼睛说假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两面派的卑劣行径；读了《半块毛布》、《不合理的法律》等寓言故事，谁都会联想到那些吃母亲乳汁长大而虐待老人的不肖子孙；读了《梵天弟子造物》、《甘汁灌甘蔗》等寓言故事，谁都会联想到那些自作聪明、不从实际出发的蠢人的形象。总之，佛经中的寓言故事是一面镜子，它通过古代社会一些愚蠢可笑的现象，启示我们提高警惕性和识别能力，